



秦可卿新探

李兆阳

一

《秦可卿死封龙禁尉》，原标题为《秦可卿淫丧天香楼》*1。由这回目引出的秦可卿和贾珍的关系、秦可卿和贾宝玉的关系、乃至秦可卿和贾蔷的关系，评论家们谈得很多*1a。秦可卿和贾珍有染，已有定论*2。而评论家们谈论秦可卿，也多以秦可卿判词为根据，把贾府衰亡的罪责都归结到秦可卿头上*3，而对秦可卿的评论也到此为止。且不说这样的评论有玩味情色之嫌，这些评论至少有两个问题：其一，贾府兴衰，岂是秦可卿这样一个女子所能引发的？作者曹雪芹岂能不懂这一点？把贾府的衰亡归结到秦可卿身上，实际上是男权思想在作怪，也是“红颜祸水”、“红颜误国”这些论调的翻版，不值一驳；其二，将秦可卿定义为贾府衰亡的根由，实际上忽略了《红楼梦》的主线，也就是情埂峰下无能补天*4的大石头贾宝玉阅历人世繁华之梦之幻这一条主线：曹雪芹之所以让秦可卿在《红楼梦》开篇第十二回、以警幻仙子妹妹的身份出场，是为了牵出贾宝玉阅历风流繁华这条主线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，更不是为了塑造让人唾骂的一个新的、有可人面孔的淫妇，何况曹雪芹自己在《红楼梦》开篇词、以及其后借贾母的口，表露了自己对这类风月文字的不屑*5。所以说，谈论秦可卿的文字虽然多，自俞平伯以降可谓言者滔滔，但秦可卿在《红楼梦》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在整个大观园的兴衰中，她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这些问题并不清楚。

秦可卿美丽、可人、极擅风情。这样的女人，按照俗话讲，就是天生

尤物。风情万种的秦可卿，心地又善良，贾府上上下下都喜欢她*6。像贾珍那样的人物，可以不顾人伦和秦可卿暗通款曲，是可以想象的。秦可卿实际上也让贾宝玉神魂颠倒，以致梦游了太虚幻境，在梦中和秦可卿销魂了一番。这是人们所理解的秦可卿。

但要理解秦可卿这个人物，其实没那么容易，只有跳出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、从太虚幻境的情境去理解，才能真正把握秦可卿在《红楼梦》这本书中、也就是在贾宝玉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太虚幻境的入口有对联，称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*7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善于在文字中做文章，已经公知*8。“假”，“贾”矣，也是太虚幻境的“假”，而太虚幻境，自然是“无”而为有处，也就是“无为有处”，所以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就顺理成章地变成“贾作真时真亦假”，而“无为有处有还无”就是说描写在太虚幻境中的事，纵然是真的发生过，也被当成没有发生。因此，太虚幻境这段故事，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：风情万种的“天生尤物”秦可卿，以其美丽与可人，煽动了贾宝玉的春心，带贾宝玉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男女春事。这个结论，与书中那一节文字中“看猫儿狗儿打架”*9这几个暗含春色的字眼相呼应。在红学界，这几个字多被解为暗喻秦可卿和贾珍的事*10，其实这几个字应该暗喻秦可卿和贾宝玉这段事。

上述结论和太虚幻境的描述也相合。秦可卿判词“慢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首在宁”*11，这里的不肖，是指贾宝玉的种种不肖行径。这整句话是说，不要老说贾府的种种不肖的事都是荣国府的贾宝玉干的，实际上这些不肖行为的源头在宁国府，是秦可卿。长期以来，红楼梦的读者们和评论界，几乎理所当然都断定这里的“不肖”，是指贾府子弟的种种劣形劣迹。其实不然，这里的不肖，是特指的，指的是贾宝玉的不肖行径。虽说荣宁两府中贾莲、薛蟠、贾珍、贾蓉等辈，成天斗鸡走狗，玩弄女色*12，但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的贵胄公子之中，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，甚至连薛蟠打死了人，在贾府上下眼里，也没有激起多大波澜，是件小事*13。在贾政等人的眼里，真正算得上不肖的，是贾宝玉的叛逆行径，是贾宝玉对道统的蔑视*14。贾宝玉在书中刚出场的时候，就被描写成“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”*15，正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说，“慢言不肖皆荣出”，是特指贾宝玉悖逆道统的事，而“造衅开端首在宁”，就是说贾宝玉不肖的行径，源自宁府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秦可卿的风月导引、成就了后来的贾宝玉。

秦可卿导引、成就了贾宝玉的繁华幻梦，是个很重要的结论。在梦游太虚幻境之前，贾宝玉还只是个顽梗的少年而已，未经人事，还没有真正成人。因此，才会有宁荣二公的神灵出面，恳请警幻仙子用声色和风月情事点拨贾宝玉，而警幻仙子遂用歌舞、用酒、用美女判词点拨贾宝玉*16。警幻见贾宝玉历经歌舞、仙茗、美酒等等都不得要领，最后只好自己出面，教授宝玉男女交接情事，最后还让自己的妹子，也就是秦可卿，和贾宝玉共赴巫山*17。这段描写，让人想起曹子健在洛水与洛神相会的场面*18。

因此，情埂峰下的顽石，要

降落尘世历经人世风流^{*19}，而秦可卿这样一个至美、至柔，风情万种、有洛神风貌²⁰的女性，正是贾宝玉领略凡世风流繁华的最贴切的起点。只有经历秦可卿这样的女性，贾宝玉才能真正领受人世的风流。所以说，秦可卿是贾宝玉尘世之路的最好、也最恰当的领路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秦可卿之于贾宝玉、大观园，其重要性与薛宝钗相当^{*21}。可以这么说，林黛玉是贾宝玉世外的配偶^{*22}，薛宝钗是贾宝玉在人间、为世界（贾府）所认可的配偶^{*23}，而秦可卿则是贾宝玉自己生命深处所渴求的、得之而复不能得的、人世间的配偶。秦可卿让贾宝玉深入男女情欲的诸般境界。可以这么说，在太虚幻境的秦可卿身上，贾宝玉体验到男女情欲赤裸裸的、却最纯真的情境、并深深地迷溺其间。这个结论，既和书中对秦可卿的结局的描写遥相呼应，也和《红楼梦》的整体的空幻的结局遥相呼应^{*24}。

二

现在谈秦可卿的“淫丧”。贾宝玉闻听秦可卿离世，急哀攻心，吐血而病^{*25}。可见秦可卿在贾宝玉心目中的位置。以这样一个人物，曹雪芹为什么要用“淫丧”两个字来形容秦可卿辞世，老实说，笔者曾迷惑许多年，直到最近才理解。曹雪芹用“淫”“丧”两个字来形容秦可卿，足见曹雪芹以秦可卿之死为不齿，曹雪芹这个心态，可以从天香楼这个很有秦楼妓馆味道的名称得到印证。而且，“淫丧”这样的字，也足以说明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死有很深的恨意。为什么曹雪芹会对秦可卿这样一个美丽、可人、对贾宝玉的生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年轻女子产生这么大的恨意呢？

这要从贾宝玉说起。

在太虚幻境，警幻仙子称贾宝玉是“天下第一意淫”者^{*26}。什么叫“意淫”？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，显然不是当今我们所谓的意淫。贾宝玉的意淫，是指他理解女性的心意、尊重女性、把女子当成与自己平等的造物、与女性能在这个基础上灵与肉的相交相合，凡此种种。警幻仙子所

谓“千红一哭”、“万艳同悲”，并非指警幻借此声讨古代女子被封建制度摧残、没有自由这样一类道理，而是指天下的女性们为自己作为一个人不得尊重、不得理解、不得遇贾宝玉这样的意淫者而悲、而哭。

在曹雪芹心目中，或者在贾宝玉的心目中，男女情欲，是纯真而美丽的。有洛神风貌、风情万种的秦可卿领着贾宝玉走入这个迷人、美丽的男女情欲世界；而恰恰是秦可卿这个女人，和贾珍之辈私通，轻贱了这种情欲，玷污了贾宝玉/曹雪芹心目中很纯洁、美丽的情感。由爱生恨，自然不过了。这是曹雪芹对秦可卿用“淫”“丧”两个字的真正理由。在曹雪芹心目中，秦可卿之可恨，应该和已被评论家们下了定论的秦可卿带坏了贾家门风这一结论，毫无关系，因为贾家的门风早已被贾敬、贾赫、珍、莲、蓉等辈败坏了^{*27}。秦可卿之可恨，在于她轻贱了男女情欲——尤其在警幻仙子在太虚幻境将情欲通过贾宝玉的“意淫”而神圣化以后^{*28}，而背叛了男女之间纯真、美丽的情欲，也就是“意淫”。这个结论，正如上面提到的，和秦可卿的“秦”字其实也相合，“秦”者，秦楼妓馆的“秦”。

秦可卿是贾宝玉情欲世界的领路人，并以自己对情欲的轻贱而背叛了情欲。曹雪芹因此对秦可卿这个美丽、可人的女人由爱生恨，进而发“淫丧”这样的恶声。

结语

最后，笔者想指出，秦可卿带领贾宝玉进入男女情欲世界，正如林黛玉是贾宝玉幻化的、理想的、欲得而不能得的配偶^{*29}，薛宝钗是贾宝玉被人世间认可的、不欲得而得的、理想配偶一样^{*30}，秦可卿是贾宝玉赤裸裸的情欲世界中所渴望的、得而不能得的配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秦可卿、薛宝钗、林黛玉三个女性角色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曹雪芹本我、自我、和超我的心理结构^{*31}。

注解：

- *1、请参见俞平伯《论秦可卿之死》一文
*1a、同上
*2、同上
*3、同上。另外，关于秦可卿与贾宝玉的关系，网上言论甚多，请见<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28277>
*4、请见《红楼梦》开篇词
*5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四回
*6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
*7、同上
*8、请见《红楼梦》通篇
*9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
*10、请见注1
*11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秦可卿判词“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；漫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”。
*12、请见《红楼梦》通篇
*13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四回
*14、请见《红楼梦》通篇
*15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三回
*16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
*17、同上
*18、中国文学中另一个谈到女方传授男女交接情事的是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。曹子建笔下的洛神、在洛水与曹子建相见、向曹子建传授男女“交接之大纲”等种种。这些文字，与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得遇警幻和秦可卿，非常相似。由此可见《红楼梦》中这段对警幻仙子和秦可卿的描写，给秦可卿这个形象添加了一层曹植笔下洛神的风貌。请参见曹植《洛神赋》。
*19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开篇词
*20、请见注18
*21、薛宝钗美丽、聪明、大方、行止得当，是个标准的“美”女。但薛宝钗不是贾宝玉心目中的配偶、更不是贾宝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女人。秦可卿也不是贾宝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女人。因此笔者说，秦可卿和薛宝钗两个女子，如果以对贾宝玉的生命的影响来判断，是相当的。
*22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开篇词
*23、请见《红楼梦》通篇
*24、在明末清初，经历国变家变，在文人士子阶层中弥漫一种强烈的空幻意识。这种意识，以张岱的《陶庵梦忆录》为代表。某种程度上，说《红楼梦》与《陶庵梦忆录》，意境相通。请参见张岱《陶庵梦忆录》；另外，关于空幻感，请见拙作：《李兆阳谈诗之二十：空》。
*25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
*26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
*27、请见《红楼梦》通篇
*28、请见《红楼梦》第五回
*29、林黛玉恃才傲物、粪土王侯（见《红楼梦》第十六回）、反叛道统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这些都不是封建礼教下古代中国女子的特征。从林黛玉的性格、再从林黛玉诗词文字高、远、纵、横，冲折自如的风格和境界判断，林黛玉这个女性化特质强烈的、被中国女人永远嫉妒的女子，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个折射出强烈男性特质的女子。这样一个女子，是最美丽的，却必然是幻化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在林黛玉这个纯粹、美丽、与尘世格格不入的女子身上，投射了中国文人超越现实、超越自身的心理需求。这是中国文人两百多年来迷恋林黛玉的原因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，在相当程度上是曹雪芹自恋情结驱动的结果。请见拙作《林黛玉是谁？》
*30、请见注21
*31、请见有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著述中有有关本我、自我、超我心理结构的讨论。

（作者简介：李兆阳，诗人、诗评评论家，美国化学博士、法学博士，美国律师，现居美国加州旧金山。
联系方式电邮：zli@ssd.com）